

岁月漫笔

肖广森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漫笔/肖广森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7

ISBN 7—80039—537—5

I. 岁… II. 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446 号

岁月漫笔

肖广森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牡丹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1/32·(12.25)印张·21 万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039—537—5/I·403

D32

定价:21.80 元

序

余秋雨

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保留着文化向往，哪怕只有几分，就总会与旁人不太一样，我们都经历过全面鄙视文化的岁月，因此都会记得突然遇见一个温暖的文化信号所产生的荒漠甘泉般的喜悦。记得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工人宣传队接管高等院校，天天以嘲笑和呵斥文化人为业，大家也习惯了，不料有一天工人宣传队中有一位老师傅随口问我，他想为年幼的儿子置几套历史书，现在书店有没有卖。我一听眼睛一亮，定睛看了他好久。后来父亲遭难，我又要上山下乡，身边找不到一个在当时有正常社会身份的人帮忙，就想到了他。他果然也尽力帮了一点小忙，尽管于事无补，也让我难忘。

文化向往是一种追求和企盼，与已有的学历和职业没有直接关系。有些高学位的文化人反而缺少文化向往，于是文化在他们那里没有生命的温度。相反，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

人却特别有缘于文化，文化也因他们虔诚目光的滋养而神采焕发。

官员的文化素养问题一直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社会命题。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是把文化作为任官的重要条件的，有时还做得很过分、很排场，例如中国的科举时期，但不管怎么说，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往往很难统一，时间一长，练达的僚气和蕴藉的书香就很难在同一个人格结构中和谐。书生之见、文人意气，成了历来有经验的官员力图要摆脱的东西。在实际操作上，这种现象也许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偌大一个官场如果少了文化指向，少了人文关怀，总不是一件好事。幸好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化成了选拔各级干部的重要标准，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我发这样长的一段议论，目的是要引出本书的作者肖广森先生。他是一位很忙的官员，虽然工作与文化有关，但日常生活完全被计划、预算、会议、协调、应酬所占领，很少有时间让他自己在文化中深深沉浸了，这是许多官员都能体会的。

然而我惊喜地发现，他居然还保持着浓郁的书生情怀。他本来就有很好的文化根基，在工作中再忙再累也绝不忘记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现象的关注。这种关注并不完全是为了收集与工作有关的信息，而是把自己投放在一个内心向往的天地中陶冶和迷醉。他也抽时间写作，让自己在行政思维之外还保存一个文化思维的通道。既然写了，就力求写好，去年我去他那里，他曾送我一本散文集，但很快又不满意了，于是便新写近 30 篇、改写 10 余篇成了眼前这本《岁月漫笔》。

肖广森的散文，朴实、流畅、亲切，和他的人一样，他

有一副善良而敏感的眼光，善于在自己见到的人物和事件中找到美好的东西；他还愿把自己在领导工作中的体会坦诚地表述出来，把群众的苦乐、干部的责任与自己的文化追求融为一体；他也会在自然的怀抱里感动不已，在山川古迹面前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感悟和人生态度。这样的作品，不是为文而文，毫无矫饰作态，读起来轻松愉快，象与朋友谈心一样地领受着他的一份真诚。

作为文友，我也曾向他提过一些建议。我认为在他的文章中，如果记述再细致一点，感想再收敛一点，可能会更好。任何感想和议论最好都溶解在记述中，让读者津津有味地听完一件事情，一个过程，然后由他们自己发出感想和评论，才是不动声色的高手。这一点，我本人也在努力警戒，愿我们共勉。

是为序。

1997年4月20日夜

目 录

序	余秋雨
艺术·爱情·生活	1
秋 雨	12
人 格	21
春蚕到死丝未尽	25
最是橙黄桔绿时	31
在老舍茶馆喝茶	36
梅先生和小绍兴	42
一条大江	48
走进火山口	61
长白山行	69
厦门山海	76
烈女碑	89

在乌苏里斯克的一夜和半天	96
从北京到洛杉矶	102
拉斯维加斯之夜	110
在联合国大厦前留影	116
旧金山的小街	123
唐人街随想	128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37
香港的一点感觉	144
芭堤雅夜色	149
新加坡雨	153
 山丁子	 160
月亮姐姐	173
老谷头儿	183
酒爷	194
村姑	200
情殇	207
燕子	217
雪祭	225
花祭	231
 小木屋	 236
小铺	244
荒原酒家	251
羊倌	261
听听这儿的议论	269

也说点猫话.....	275
那棵大杨树.....	281
碧桃.....	285
鸵鸟.....	290
鸽缘.....	295
心态.....	300
良心.....	307
 后 记.....	 313

艺术·爱情·生活

——听新凤霞诉说……

(一)

50年代初，一出现代评戏《刘巧儿》唱红了全国。剧中人刘巧儿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追求婚姻自主的纯朴可爱的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刘巧儿的扮演者新凤霞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名角。在我的感觉中，人们把刘巧儿和新凤霞是紧紧联在一起了，好象新凤霞就是刘巧儿，刘巧儿就是新凤霞。那时我年纪还小，家又住在一个偏僻的县城里，自然看不到新凤霞演的《刘巧儿》，但从广播里听到了，在唱片里也听到了。特别是《刘巧儿》拍成电影以后，不知又看了多少遍。可我怎么也没想到40多年以后，竟能在她的家中做客，和她一起亲切交谈。

这首先要感谢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得意高徒刘晶霞

女士。去年12月中旬，刘晶霞从北京连续给我打了三次电话，说中国艺术研究院要开一次研讨会，专门研讨牡丹江市评剧团演出的现代评剧《毛泽东在1960》。出席研讨会的都是国内知名的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如郭汉城、吴祖光、袁世海、王安葵等人。她恳切地约我无论如何要出席这次研讨会。我答应了，便于12月22日飞往北京。当天晚上，刘晶霞对我说，23日下午，剧团要专门给北京一支武警部队慰问演出一场。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解放前曾经保卫过党中央的临时驻地西柏坡。抗美援朝时，魏巍同志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以这支部队的一个连队为原型的。我听了很高兴，便决定23日下午陪部队首长观看演出。研讨会是24日上午开，那么，23日上午干什么呢？刘晶霞约我跟她一起去拜访新风霞。她告诉我，《毛泽东在1960》剧组第一次进京演出时，新风霞是拖着病体应邀看戏的。演出结束时是被人抬着上台接见演员的。她对这出戏评价很高，给了我们许多支持和帮助，这次来应该去看望看望她。听了她的话，我愉快地答应了。眼前便立刻浮现出四、五十年前评剧舞台上那个纯朴可爱的农村姑娘刘巧儿的形象。心里想，这位当年技压群芳、声震剧坛的大名角，在经历了生活和艺术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之后，现在会是怎样了呢？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们便驱车赶往新风霞家。

轻轻地敲过门后，来开门的是新风霞的丈夫，著名的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吴祖光先生。吴老已近80岁高龄，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却十分矍铄。他很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与吴老寒暄数句后，刘晶霞便径直领我到新风霞的书房。来前，她曾关照过我，说她的老师由于身体不好，接待外来的客人

最多也不超过半个小时。而且，非要好的朋友，她一般是不见的。趁新凤霞还在屋里这会儿，我赶紧打量这位老艺术家的书房，说实在的太拥挤了。这倒不是因为这间书房太小，而是由于大部分空间被书挤占了，四周的书架上站满了一排排的书，挤不进书架的书则一摞一摞地放在桌子上、窗台上，有的干脆放在地上。（其实，何止她的书房，她的六间屋子连同走廊里都挤满了书。）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摆在屋地的中间，桌子上有笔、墨、调色盘、宣纸等，一个不大的写字台，摆在靠窗的一角。刘晶霞告诉我，那张写字台是她的老师看书和写作的地方，而那张大桌子是新凤霞作画的台桌。

我们刚挤个地方坐下，里面的一间屋子里便传出新凤霞的声音：

“晶霞，客人来了吗？”

“在这等您哪！”刘晶霞回答。

我们连忙站起来，看见新凤霞在保姆的搀扶下慢慢地从书房走来。她走到我们跟前，一边热情地打招呼，一边和我们握手。然后慢慢地走到写字台前，坐到那把转椅上。她亲切地让我坐到她的跟前，还没等我开口就说道：“你们的评剧《毛泽东在1960》我看过了，真是一出好戏。内容好、演员好、唱腔设计也好。很难找出这样好的演员来。”我笑着说：“您过奖了。这出戏演出成功，您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和帮助。这出戏的唱腔设计者樊继忠不就是您的高徒吗！”听我这样说，她笑了，说道：“我这个人从七八岁开始学戏演戏，当了一辈子演员。现在虽然早已离开舞台，但心还在舞台上、在艺术上。每当看到一出好戏，就从心眼里高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多么需要好戏呀！”她的话说得那样恳切、那样

动情，我觉得是发自一位老艺术家的内心深处。这时，我才细细打量起她来。这位 50 年代初就唱红了全国的大明星虽然已经 68 岁了，但白皙端庄的脸上只有眼角有几缕细细的皱纹，一双大眼睛还是那样俊美，使人想起她青春时的光彩和昔日的风华。如果不是“文革”把她折磨得半身瘫痪了，也许她现在还会和许多老艺术家一样活跃在戏剧舞台上。我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后，又去看写字台上方的墙上挂的那三幅照片和一幅字画，那三幅照片，一幅是新凤霞和吴祖光年轻时代的合影，一幅是吴老站在新凤霞半身塑像前的留影，一幅放得较大的是新凤霞扮演刘巧儿的剧照。那一幅字画是齐白石老人为新凤霞的题字：

桐花十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

故为新凤霞云曰桐山

九十二岁白石老人

看我目不转睛地看那几幅照片，新凤霞便不无感慨地说：“‘文革’把我迫害致残，再不能登台演戏了……”我默默地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她那颗受过创伤的心。也许是心底的波澜冲开了她记忆的闸门，也许是现实的感慨使她又回忆起了自己坎坷的艺术生涯，反正她接着向我诉说了那么多往事……

她说，她从小因为家贫从七八岁时就开始学唱戏，受尽了磨难，为的是能有一口饭吃。从八九岁开始，她就跟着戏班子闯荡江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一边学一边唱。为了吃饭见人就下跪，为了吃饭什么低三下四的活儿都干。什么角色都演。丫环、宫女、店小二、傻小子她都演过，不敢有一点

调皮捣蛋，生怕被班主辞了没饭吃。戏班子要是散了，她就跟着大人走街串巷地卖唱。旧社会称唱戏的是下九流，走到哪儿不受罪呀！

我读过新凤霞写的《我的艺术道路》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她写道，为了学戏，为了讨人喜欢，有一次，戏开演前，主演来晚了，大家手忙脚乱地帮主演赶场。主演着上戏装、登上靴子后却没扎靴子带儿，而扎靴子带儿必须蹬在凳子上，一时又找不到凳子，正在大家着急时，她看在眼里，便急忙跑过去，双手扶着地趴在主演跟前说：“您蹬在我背上扎靴子带儿吧，快要上场了！”那位主演就用脚蹬在她的背上扎好了靴子带儿上场了。

说实在的，我是流着泪读完《我的艺术道路》一文的。今天，坐在她面前听她诉说，不但她动情，我也动心。我想，这何尝是新凤霞一个人走过的艺术道路，哪一位老艺术家的道路不都是在艰辛和泪水中走过的呢！

新凤霞告诉我，正是由于她勤奋刻苦，眼里有活，讨人喜欢，才得到了师傅的怜爱，才把真本事学到了手，使她十三四岁在天津就唱上主角了，十七八岁就成了评剧舞台上的名角。《玉堂春》、《花为媒》、《锁麟囊》是她的看家戏。

说起评剧《刘巧儿》，新凤霞的眼睛里立刻泛起光彩。她说那是她解放后演的第一出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戏。在这之前，虽然她也演过《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但她最满意的还是《刘巧儿》，留在观众印象最深的也是《刘巧儿》。难怪她扮演刘巧儿的那张剧照至今还挂在她的书房里。她说，《刘巧儿》演出后，立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1950年，为配合宣传婚姻法，她们满怀着革

命的热情、满怀着妇女解放的激动，深入到工厂、农村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去演出。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春节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同志演出的情景。她说，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她们。正是从那一刻起，她才深深感到受苦受压迫的妇女解放了，她这个在旧社会被人看作是下九流的戏子得到了党的关怀、受到了人民的尊重。接着，她又深情地回忆起了1953年的一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请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和她们夫妇到家做客的情景。她至今还记得总理关心她、鼓励她的那些话。她说《刘巧儿》这出戏之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固然与剧情曲折生动和自己演得好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时正在宣传新婚姻法，这出戏反映了广大妇女要求解放和追求婚姻自主的迫切心情，唱出了群众心底的愿望。

新凤霞唱响了，响得每天她都可以收到群众成百上千封来信；新凤霞唱红了，红得象一株历尽贫寒的牡丹花，娇艳照人。

然而，她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她艺术的生涯正一路春风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她自然地受到了严重的株连。丈夫到北大荒去了，她一个人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苦一点、累一点还没啥，她本来就是一个从小受苦的孩子。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抬不起头来。这个评剧舞台上的名角，此刻也由舞台的中央退到了舞台的边角……

她盼着、熬着、期待着。终于，丈夫从北大荒的风雪中回到了她的身边。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给一点阳光就灿烂，

她们夫妇也许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此时她们仍然背着沉重的政治问题的包袱，但她们还是重新振作精神。正当她们踌躇满志在艺术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时，又一场更重的灾难降临到她们头上。“十年浩劫”中，她们夫妇不知挨了多少斗、多少批。不知戴了多少顶各种罪名的帽子，有时还被打得鼻青脸肿……她，虽然没有象小白玉霜那样悲惨地死去，却被折磨得致残了。新凤霞说，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演员焕发了艺术青春，许多青年演员崭露头角，可她这个从小就唱戏的人，在这最好的时期里却不能登台了。她说，她心情难堪得无法自容。她悲观过、失望过，可她终于没有在悲观、失望中躺下，而是在困境中又一次站立了起来。她不能辜负这生正逢时的大好春光，她开始写书、作画，又重新开始了她新的艺术生涯……

我本来是来看望新凤霞的。而且事先已经说好了，只能在她家逗留一会儿。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竟整整交谈了一个上午。不知是因为心灵的趋近，还是由于这位老艺术家的心情那天格外好。当她和吴老把他们出版的著作和诗书画集签上名字赠给我的时候，我曾默默地、良久地注视着这两位老艺术家和蔼可亲的面孔，然而，我的脑海中却奔腾着翻江倒海般的思绪……

(二)

那天，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新凤霞这位柔弱而又刚强的女子？是什么精神慰贴着这位在艺术

的生涯中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最后还是成功者的艺术家的心灵？当我打开床头的灯，仔细地阅读他们夫妇的《绝唱》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这是由于：

她对艺术的执著。新凤霞从小学戏，少年成名，青年即大红大紫。可以说她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对艺术的执著的追求中。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一见到舞台，她的心灵就会震撼；无论遇到多少坎坷，一走上舞台，她的生命就会燃烧。在她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她不知演过多少出戏，古代的、现代的；不知塑造过多少形象，主角的、配角的。哪一出戏、哪一个角色不浸透着她的汗水和心血？她在自己的《绝唱》里写道：“祖光在北大荒改造，三年没有工资，一切负担都靠我一人。……又正碰上三年灾害时期，生活十分困难。但这些都吓不倒我，我把精神全部寄托在工作上，要在这段时期出成绩，逆风行船拼命向前。”

这一困境时期却成了新凤霞艺术更臻成熟、创作最多的时期。曲牌唱腔《蜻蜓调》、《送子调》、《格登调》、《凡字大慢板》、《后调大慢板》，都是她在这一时期创造的，是从前评剧中没有的。没有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怎会有如此的造诣和辉煌？直到这天上午，她还对我说要收刘莹（《毛泽东在1960》中江青的扮演者）做徒弟，让有希望的青年演员把评剧艺术发扬光大下去。

她对爱情的忠贞。她和吴老是在晨光和朝霞中热爱相吸、结成伴侣的，又是在荆荒棘野中相濡以沫、长途跋涉的……在吴老被打成右派以后，既有领导，又有知心朋友，当然也有心怀不良者都劝她赶快离婚。说她不离开吴祖光就会山穷水尽，离开吴祖光就会柳暗花明。顶着政治上的重重压力，听

着这些善意的非善意的劝说，新凤霞没有一点慌乱，更没有一丝动摇。她坚定地向领导表示，不论吴祖光到哪里，她都要等他。她说：“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要等他二十八年。”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更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她是主动嫁给吴祖光的，她绝不能在丈夫遇到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就因为她和吴祖光划不清这所谓的界线，她也陷入了政治上的困境之中。可她还是痴情不改，贞心一片。困境中两个人互相安慰、互相勉励，两颗心反而贴得更紧了。有人说，爱情是最高尚的情感、最圣洁的情感。然而，苦难中的爱情岂不更高尚、更圣洁！他们终于盼来了又一次晨光、又一次朝霞。虽然此时这对爱情苦旅早已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然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还有那一片如火如荼的晚霞。

她对生活的信念。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念的人，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生活。新凤霞从小受苦，多半生坎坷，可是她一刻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滂沱大雨来了，她坚信，风雨之后会艳阳高照；漫天风雪来了，她又坚信，风雪之后会春意盎然。要不是对生活的信念，她熬不到今天；要不是对生活的信念，她不会在瘫痪之后又重新站立起来；要不是对生活的信念，她这个没有念过书、也识不了多少字的人，怎会写出近三百万字的二十部书！

我轻轻地把她的书合起来，想掩卷休息一会儿，让奔腾的思绪稍稍松弛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又在脑海中闪现，我想，这些书，如果说是新凤霞的作品的話（当然是），还不如说这是她对人生的搏击、对生命的绝唱……